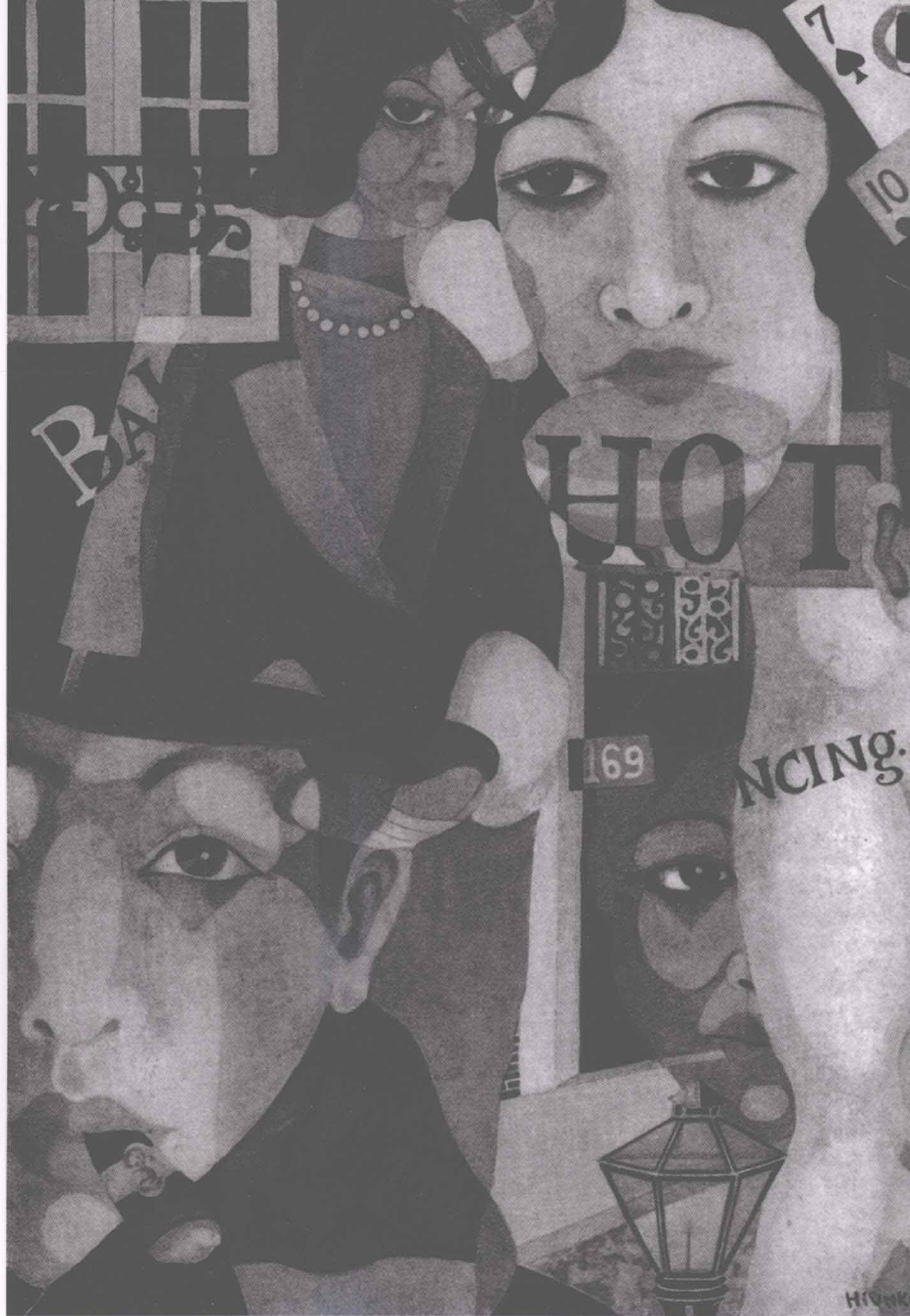


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系列

主 编 李 超

副主编 徐明松



狂飙激情

决澜社及现代主义艺术先声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系列

狂飙激情

决澜社及现代主义艺术先声

主 编 李 超
副主编 徐明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飙激情—决澜社及现代主义艺术先声/李超主编,徐明松副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7

(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系列)

ISBN 978-7-5452-0120-8

I. 狂… II. 李… III. 油画—艺术评论—现代
IV. J213.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8132号

“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系列”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主 编 李 超

副 主 编 徐明松

编写组成员 白家峰 姚 笛 徐 春 秦瑞丽

谢明星 王卓然 林佩佩

策 划 王 刚

责 任 编 辑 宋建社

装 帧 设 计 一步设计

技 术 编 辑 李 荀

狂飙激情—决澜社及现代主义艺术先声

主编:李 超 副主编:徐明松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

版次: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52-0120-8/J.066

定价:58.00元

目 录 | Contents

一、艺术专论部分	1
二、艺术文献	22
1. 相关美术活动纪略	23
2. 相关历史评论及文献	30
三、艺术作品	43
庞薰琑	44
倪貽德	51
王济远	63
阳太阳	71
丘堤	75
杨秋人	82
周多	89
段平佑	93
张弦	95
梁锡鸿	99
陈澄波	105



艺术专论部分

狂飙激情——决澜社及现代主义艺术先声

1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油画界中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绘画倾向，主要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杭州国立艺术院和艺术运动社为标志的。而在上海画坛仅仅属于一股支流，尽管如此，已经引起美术圈内人士的注意。陈抱一曾撰文回忆，认为后期印象派那种发挥“表现精神”的精神，早已在1918年或1921年前后，为我们这些研究者所认识，也许有过这种影响，而促进了1920年以后的一个发展阶段。30年代伊始，上海画坛形成了现代主义思潮的集中兴起。这样，在欧洲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等现代绘画潮流的兴起之后，时隔十余年在中国本土已发生其效应的东方展示。

随着30年代的临近，上海的油画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画风较为明显。为此，抗战时期曾有署名张洁的作者写了一篇《检讨上海画坛》的文章，记述道：

北伐以后，上海画坛上的风格，似乎又转入到后期印象主义的一条路上去了。这虽然在前一时期刘海粟的代表作《北平前门》上依稀可以辨别出来，然而在这时刻，陈抱一、丁衍庸、关良等作品，会得变为多量的主观表现化，这未始不是受着这些影响的缘故。……这一时期的上海画坛，又表现了显著的改进。就是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达达者的神秘，超现实的憧憬……这一些二十世纪巴黎画坛的热闹情况，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再次出现，我们可以

(1) 转引自李超《上海油画史》，第6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举出的代表作家，是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貽德与已故的张弦诸人，在这一运动中间，是有着相当功绩的。⁽¹⁾

自“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画坛一度出现了一段沉寂的时候，直到1932年10月决澜社第一届画展出现，这种沉寂才被打破。决澜社的主要成员庞薰琹、倪貽德、张弦、丘堤、阳太阳、杨秋人、周多、段平佑、刘狮、周真太等人，成为画坛现代主义画风积极参与、倡导和实践者的代表，面对风云极盛的巴黎画坛，他们呼喊“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

在1920至1930年的中国美术界出现一股日渐强大的现代艺术潮流，其以上海策源地，进而全面冲击着中国的画坛。而这种现代艺术的画风倾向，是以决澜社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为明显代表的。在一度“沉寂的时期”，它的出现“犹如



1932年“决澜社”在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次展览绘时画家合影

(前排左起：梁锡鸿、张弦、段平佑；

后排左起：庞薰琹、杨秋人、阳太阳、倪貽德、王济远、周多、李仲生)，

图片由倪貽德家属提供。

(2) 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记略》，《上海艺术月刊》1942年第6期。

(3) “摩社”是以上海美专为中心的一个艺术团体，也是产生《艺术旬刊》的编辑出版机构。“摩社”是法文Muse的音译，通常译为“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文艺之神。“摩社”的原本辞源，含有“幽思”之意。该社名除了取西文意义之外，还按中文解释。寓有“观摩”的意思。摩社确立的宗旨是“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参见张若谷《摩社考》，《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海摩社1932年9月1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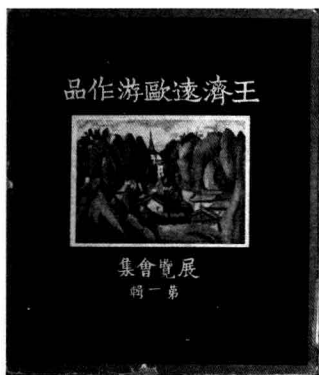
新花怒放似的微微显露了一点艳色来”，“显示了较清新现代绘画的气息”。⁽²⁾

决澜社成立画会的设想，最初是庞薰琹和傅雷、张弦商议的。而决澜社的成员，多来自另外两个画会：“苔蒙画会”和“摩社”。1930年10月，庞薰琹接受汪日章(汪荻浪)的邀请，在上海成立“苔蒙画会”，这个画会的中心人物是周汰(周真太)，前后加入该画会的还有屠乙、胡佐卿、周多、段平佑、梁白波等二十余人。由于他们在画展的前言中表现出了激进的左翼思想，为当局所不容，于1931年1月被查封。该画会的成员后来多半加入了决澜社。1932年倪貽德任上海美专西画教授的同时，主编一份以“摩社”名义出版的《艺术旬刊》。摩社是由于编辑刊物的动机而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事业发展计划除了编辑《艺术旬刊》之外，还包括美术展览会、公开演讲、建立研究所等。摩社成员包括刘海粟、王济远、张弦、王远勃、关良、刘狮、傅雷、李宝泉、黄莹、倪貽德、张辰伯、周多、段平佑、张若谷、潘玉良、周瘦鹃、庞薰琹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决澜社的成员。⁽³⁾

决澜社酝酿和创办的过程，基本上是以位于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麦赛尔蒂罗路90号二楼的“薰琹画室”展开的。在上海摩社于1932年10月出版的《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五期



1933年决澜社第二次展览在福开森路世界社礼堂举行，图片由倪貽德家属提供。



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画界先后出现多次游欧作品展览，此图为王济远欧游作品展览会集（第一辑）

(4)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29至130页，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5)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0页，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6)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5页，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内，庞薰琹发表的《决澜社小史》中，提到了1932年4月举行的决澜社的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麦赛尔蒂罗路90号”举行；而在本年12月出版的《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内，曾经刊登了关于“薰琹画室附设绘画研究所广告”，在这则“征求研究员”的广告中，清楚地标明了“薰琹画室”的地址——“麦赛尔蒂罗路90号二楼”。

麦赛尔蒂罗路90号二楼，这就是决澜社的发祥地，是一个中国现代美术的历史纪念地。晚年的庞薰琹对于他在上海的第一个住所兼画室记忆犹新。他曾经回忆道：“1931年底，我和王济远商定，租下吕班路和麦赛尔蒂罗路90号转角处的二楼作为画室，招收学生。”⁽⁴⁾“就在战火中，我和倪貽德等人商量了组织画会的事。4月，在麦赛尔蒂罗90号商量这个工作，由倪貽德执笔写了《决澜社宣言》，发表在《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五期上。”⁽⁵⁾“麦赛尔蒂罗路90号，楼下原先开了一家咖啡馆，自称‘文艺沙龙’，可是由于顾客稀少，不久就关门大吉。我却是哪里知道二楼房间空着。王济远和我把它合租下来开辟一个画室，开始称济远薰琹画室，王济远退出后改称薰琹画室，但也只有一年多的历史。”⁽⁶⁾

就在这“只有一年多的历史”中，决澜社逐渐孕育成形，显山露水。关于决澜社的成因经过，庞薰琹的《决澜社小史》可作为重要的原始文献史料。

薰琹自××画会会员星散后，蛰居沪上年余，观夫今日中国艺术界精神之颓废，与中国文化之日趋堕落，辄深自痛心；但自知识浅薄，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颓风，乃思集合数同志，互相讨论，一力求自我之进步，二集数人之力或能有所贡献于世人，此组织决澜社之原由也。

20年夏倪貽德君自武昌来沪，余与倪君谈及组织画会事，倪君告我渠亦蓄此意，乃草就简章，并从事征集会员焉。

是年9月23日举行初次会议于梅园酒楼，到陈澄波君周多君倪貽德君与余五人，议决定名为决澜社；并议决于民国21年1月1日在沪举行画展；卒东北事起，各人心绪纷乱与经济拮据，未能实现一切计划。然会员渐见增加，本年1月6日



杨秋人、吴永刚、阳太阳(自左向右)于20世纪30年代初合影

举行第二次会务会议，出席者有梁白波女士段平佑君陈澄波君杨秋人君曾志良周麋君邓云梯君周多君王济远君倪貽德君与余共十二人，议决事项为：一修改简章。二关于第一次展览会事，决于4月中举行。三选举理事，庞薰琹王济远倪貽德三个当选。1月28日日军侵沪，4月中举行画展之议案又成为泡影。4月举行第三次会议于麦赛而蒂罗路九十号，议决将展览会之日期延至10月中。此为决澜社成立之小史。⁽⁷⁾

自1932年开始，“决澜社”的名称，逐渐在《艺术旬刊》、《时代画报》、《美术生活》、《申报》等报刊上出现，其“新兴艺术团体”开始逐渐酝酿并显露其现代艺术艺术探索的形象。伴随着这个艺术社团的名称的诞生，有如其英文译名为“Storm & Stress Society”⁽⁸⁾或“Torrents Society”⁽⁹⁾一般，这批“负了新兴艺术使命”的艺术家即将在中国画坛上掀起一股“狂飙”。

(7)《艺术旬刊》第一卷第5期，1932年10月出版。

(8)《时代画报》(MODERN MISCELLANY)第五卷第一期，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11月1日出版。

(9)《美术生活》(The Arts and Life, Pictorial Monthly Magazine)第21期，1935年12月1日出版。

(10) 关于决澜社第一届和第四届展览会的展览地点，有的称“中华学艺社大厦”，有的称“中华学艺社礼堂”，有的称“中华学艺社一楼”，基本判断为同一场所。另外，1932年9月，决澜社的主要创办者庞薰琹的个人画展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举办。庞薰琹曾经回忆：“个人绘画作品展览势在必行。决定9月15日至25日举行画展，地点选在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的礼堂。中华学艺社有宿舍，可以长期租住，当时倪貽德，后来傅雷都曾在那里居住。爱麦虞限路在霞飞路南面，也是一条东西向的横路，平时很少有人到那里去。中华学艺社的礼堂光线不好，举行绘画展览会，不是很合适。但是由于有熟人介绍，租金便宜。我参加展览的作品，一部分是从法国带回来的，一部分是回国以后画的，包括油画、水彩、钢笔画、白描、速写等等。作风各种各样，有写实的，有变形的，有装饰性的。在当时来说，个人举行一个绘画作品展览，人们觉得很新鲜。还印有一本展览作品目录，有图片，目录有中文与外文，外文翻译出之于黄宝熙的主张……展览期间我本人很少在场，一切由曹铭熙招待。”（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2至133页，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11) 参见袁韵宜《庞薰琹》，第81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12) 目前有倪貽德家属和梁锡鸿家属提供给笔者两幅相同的决澜社成员与第一次展览会开幕期间的合影。其中倪貽德家属保存完好，梁锡鸿家属保存者上有梁锡鸿的题字。

(13) 《申报》1935年10月10日。

(14) 《申报》1935年10月11日。

2

1932年10月10日，“决澜社”假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届画展⁽¹⁰⁾，中华学艺社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美术重要的展览和交流场所。关于中华学艺社作为决澜社展览场所，其相关的背景和缘由大致为，一是“有熟人介绍”，二是“租金便宜”。三是由美术界人士在中华学艺社宿舍居住。四是中华学艺社所在位置，处于法租界的南部，与东面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机构距离不远，比较方便。当决澜社初次亮相之时，“上海美术界几乎全拥来参观画展”。“名家刘海粟刚走，徐悲鸿大师就来了。当徐悲鸿几次由南京到上海或由上海出国时，都赶来看决澜社的画展。在看到庞薰琹的画后，和庞还交换过意见作过深谈。”⁽¹¹⁾

“决澜社”第一届画展展出社员和社外画家的作品，共50余件。目前具有作品文献著录的有：庞薰琹《裸体》、《风景》、《一阙悲曲》、《藤椅》、《肖像》、《如此巴黎》、《慰》、《咖啡店》，王济远《裸体》，倪貽德《肖像》，阳太阳《二裸女》，杨秋人《避风堂》，周多《持花之女》，张弦《静物》等。开幕当天他们在中华学艺社门前的集体留影，成为后人经常刊用和缅怀的历史画面。⁽¹²⁾

1935年10月10日开展当日，《申报》报道：

（此次展览作品）质量之精，为国内艺坛所创见，有倾向于新古典者，有受野兽群之影响者，有表现东方情调者，有憧憬于超现实的精神者。⁽¹³⁾

隔日，1935年10月11日《申报》继续报道：

新兴艺术团体决澜社第一次画展，已于昨日在本埠金神父路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开幕，会场展出作品量虽然不多，惟精妙绝伦，充满新鲜空气，为国内艺坛所仅见，观众踊跃。

……由该会全体会员出席招待，并于下午四时请本埠文艺界新闻界举行茶会。同时，对外发表宣言。⁽¹⁴⁾

这里的“宣言”，就是后世人们所熟悉的著名的《决澜社宣言》。这个宣言是由倪貽德执笔的，而在当天下午宣布



周多为《文艺画报》所设计的封面

(15)《决澜社宣言》，发表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5期，1932年10月出版。关于《决澜社宣言》的写作背景，庞薰琹曾经回忆：“倪貽德所写的这篇宣言，当时只传阅了一下，没有讨论。我当时基本上同意，并且同意发表，但是我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当时的我也说不清楚，中国绘画的发展前途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是迷迷糊糊的。”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出版。

的《决澜社宣言》，无疑成为决澜社第一次展览会开幕仪式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决澜社社员们，通过文艺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向社会发出了他们内心的呐喊，他们以激昂的语气宣布：

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无数低能者的蠢动，无数浅薄者的叫嚣。

我们往古创造的天才到哪里去了？我们往古光荣的历史到哪里去了？我们现代整个的艺术界只是衰颓和病弱。

我们再不能安于这样妥协的环境中。

我们再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毙。

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我们承认绘画决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的形骸的反复，我们要用全生命来赤裸裸地表现我们泼刺的精神。

我们以为绘画决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学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的世界。

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的时代的精神。

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突现新兴的气象，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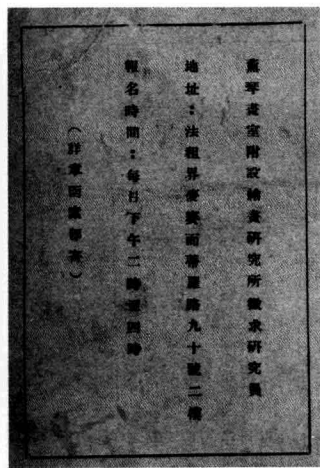
显见，“色、线、形交错的世界”，是决澜社中心的主旨追求，由于传统文化的惰性和社会时局的动荡，使得他们史无前例地提出“构成纯造型的世界”的口号，确实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他们的出现，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批判和审视的角色特质。虽然在这诗化般的慷慨陈词之间，不乏过激和偏执的印迹，但确是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第一次绘画本体的触及，进而扩展了洋画运动的文化效应，而这种艺术的努力，无疑又需要矫枉而过正的过程才能实现。

作为当时西画发展中心的上海，业已表明其风格历程，已将历时的西方绘画发展，匆匆地共时陈列和预演。

(16)梁锡鸿《中国的洋画运动》，广州《大光报》1948年6月26日。

(17)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4至135页，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18)《艺术旬刊》第一卷第5期，1932年10月出版。



薰琹画室附设绘画研究所广告，《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海摩社1932年12月21日出版。

出于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则更为敏感于世界绘画最新走向，即于近代以来以后期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为中心的现代绘画潮流。“决澜社诸作家是接近巴黎画坛的风气的，研究着各种风格，提炼了各国名家的真髓，而赋以自己的乡土性，发挥着各自的才能”⁽¹⁶⁾。因而，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油画群体的决澜社，以其宗旨和实践的纯粹性，预示着其将作为现代绘画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历史象征。

关于决澜社的首次活动意义，在当时的活动成员看来，大多是富于振兴画坛的浓厚使命感的，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却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化色彩。庞薰琹曾经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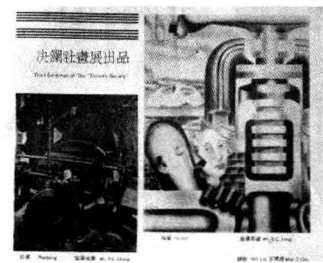
决澜社的第一次画展举办过了，宣言也发表了，究竟因为什么目的要组织决澜社？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我想大体上有几个原因：一，这些人都是对现实不满的，这从宣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二，谁都想在艺术上闯出一条路来，个人去闯，力量究竟太单薄，所以需要有团体；三，这些人都不想依附于某种势力。在艺术思想方面，一开始就明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基本上是相同的：比较喜爱从西欧印象派以来的一些绘画作风。⁽¹⁷⁾

王济远在他的《决澜(STORM)短喝》一文中写道：

负了新兴艺术的使命，在风雨凄凉的墓道上，在深夜崎岖的山路中，奔走着！狂呼着！不避艰辛，不问凶吉，更不计成败，向前进，向前勇猛的进，向前不息的勇猛的进，这是艺术革命的战士应有的常态，决澜社同人就在这种常态中奋斗着。首先起义的是庞薰琹，薰琹由欧洲归国后，不断地在家乡制作，因为太孤零了。偶然遇着几位同志创立画会，旋因某种关系，不久即解散了。薰琹就在上海与倪貽德、周多、段平佑几位同志创决澜社，当时我由欧洲归国与几位同志赔了许多钱支持艺苑的残局，同时也与薰琹一样会被亲友们误解是一个无业游民，我们这一对游民就合租了一个画室，薰琹就邀我加入决澜社做社员。我们觉得，画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依为命的就是画，我们应该发掘自己祖先墓中的宝藏，同时我们应当开辟大地新鲜的宝光。尽你所有的微力去发掘，凭你所有的精诚去开辟……（1932. 9. 24于画室）⁽¹⁸⁾

(19)《艺术旬刊》第一卷第5期，1932年10月出版。

(20)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出版。



以上文献均来源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五期，由上海摩社1932年10月11日出版，《时代画报》(MODERN MISCELLANY)第五卷第一期，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11月1日出版，《美术生活》第21期，1935年12月1日出版。

段平佑在他的《自祝，决澜社画展》一文中写道：

决澜社，生长在这混乱期间里，他们的希望，是想给颓败的现代中国一个强大的波涛，来洗一洗它的难堪的污点！我们走的是艰难的道路，故决澜社的同志，或是同情决澜社的人来紧握我们强有力的手，来祝福前途的胜利吧。⁽¹⁹⁾

然而，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观察，决澜社是一种文化现象。事实上，以决澜社为代表的现代绘画现象，第一次走出了“五四”以来绘画现象的某种误区，对“写实主义=入世精神=进步艺术”的经验模式，实施了可贵的实践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是在不自觉的文化意识支配下进行，但毕竟显现了短暂而有益的端倪。

1932年至1934年，决澜社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几乎涵盖了由于画派对峙和战乱时局而一度沉寂的上海画坛，但表象的“沉寂”又恰好给予洋画运动期间相应的心态调整 and 思想准备，绘画上的突破，恰似这“沉寂”之中内在深层的酝酿和涌动，而一旦以决澜社第一届展览为标志的艺术活动展开，其价值和意义确乎超越作品本身，而寓示着一场艺术本体性的文化反叛态势将一发而不可收地迅猛出现。“决澜”的定名是其生动的形象写照，而其“宣言”又自然代表着“沉寂”之中洪亮的绝响。

关于1933年至1934年决澜社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展览会的情况，是相关于决澜社研究资料中最为散失的一部分。目前，我们通过新发现的珍贵文献，了解他们当时的艺术面貌。

第二次决澜社画展是于1933年10月10日在上海福开森路世界社礼堂举办的。在此地办展，“是由王济远介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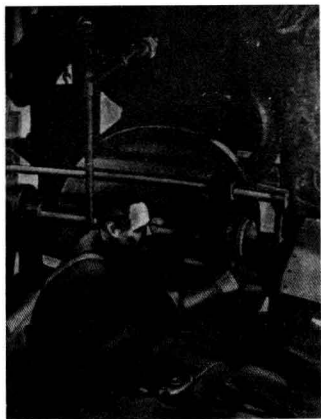
“为的是可以不出租金，但是地点更偏僻，所以来看画展的人比第一次更少，来参观的人主要是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的学生，此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艺界的朋友”⁽²⁰⁾。目前所见最重要的资料，是1933年11月1日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时代画报》(MODERN MISCELLANY)第五卷第一期，其中刊登了决澜社第二回展览会的作品。其中有庞薰琹《构图》、倪貽德《人物》、周多《无题》、段平佑《风景》、张弦《人物》、阳太阳《静物》、周真太《杭州风景》。

(21)该照片由倪貽德家属提供给笔者。

(22)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出版。关于此次展览会的图像资料，目前发现的仅有由杨秋人家属提供的历史照片。这是一张杨秋人夫人在此次展览会上的留影，从其背景中，我们可以隐约发现展览会中的部分作品和场景。

(23)《美术生活》(The Arts and Life, Pictorial Monthly Magazine)第21期，1935年12月1日出版。

(24)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出版。



《修机》 周真太作
(决澜社展览出品)

景》、王济远《风景》、丘堤《花》(获奖作品)。这次展览并没有发现决澜社成员的合影，而是有《时代画报》上庞薰琹、倪貽德、王济远、丘堤、段平佑、周多、张弦和阳太阳八位画家在他们各自展览作品前的留影。同时最近发现的一张决澜社第二次画展的外景照片，展现了福开森路张挂展览横幅，世界社礼堂门口王济远、周多、倪貽德等决澜社成员身影。⁽²¹⁾

第三次决澜社画展是于1934年10月在蒲石路留法同学会举行。“这是一所双开间两层楼的普通洋房，只有朝南的房间光线好些，但是这楼下楼上两间南房只有西墙可以挂画。前后两间房，中间是拉门，不能挂画，举行展览会是很不适的，但是可以免费，而且同学会表示欢迎。这次参观的人数最多”⁽²²⁾。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美术生活》第21期中决澜社展览专刊⁽²³⁾，成为这次展览会的珍贵文献记录。其中发表决澜社画展出品的作品，有：庞薰琹《构图》(又名《压榨》)、周真太《修机》、倪貽德《山道》、丘堤《静物》、张弦《肖像》。其他方面的作品著录还有：庞薰琹《时代的女儿》、《地之子》、倪貽德《沈女士像》、杨秋人《男像》、《羽的颜色》、阳太阳《友人之像》、《海边裸女》、周多《黄小姐》、《持花者》、张弦《裸体》、段平佑《景》、《静物》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庞薰琹《地之子》一作。“《地之子》这幅画画面本来就暗，挂在里间靠西的角上，这角上也没有什么光线，审议更暗了，但是观众却偏偏喜欢这幅画。”⁽²⁴⁾

在陈抱一的《洋画运动过程记略》中，陈抱一将“决澜社”称为“新进的洋画集团”。而庞薰琹被认为是“其中心人物”。“‘一二八’后，至少也经过了一段相当沉寂的时期。但在沉寂之中，犹如新花发放似地微微显露了一点艳色来的，就是决澜社第一届画展(民二十一年十月)。这个集团是各方面的艺术分子集合而成的。其主要作家为——庞薰琹、张弦、倪貽德、丘堤、阳太阳、杨秋人、周多、段平佑、刘狮、周真太，其他等等(所谓各方面者，例如作为当时的一个新进作家的庞薰琹之外，张弦、倪貽德、刘狮等是出于上海美专的路线，阳太阳、杨秋人等是上海艺术专科学

(25)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记略》，
《上海艺术月刊》1942年第6期。



1932年9月21日，上海摩
社出版社的《艺术旬刊》第
一卷第三期，介绍庞薰琹
在法国留学五年的生活并
发表其留法时期的作品《咖
啡店》。

(26)倪貽德《艺苑交游记》，《青年
界》第八卷第3号。

校方面出身的)。在那个时期，决澜社画展的作品，已显示
了较清新的现代绘画的气息。至于他们个别的作家，艺术之
成熟与否，是另一个问题。但就其大体而论，都多少呈带起
一点洗练的明朗的感觉。决澜社画展，很可以作为那个新转
变期的代表物之一。” (25)

3

1935年，倪貽德在《艺苑交游记》中，专题性
地写作《决澜社的一群》一文。作为决澜社的
主要骨干之一，倪貽德对于决澜社活动的意
义，赋予了新的评价：

决澜社的第四届画展又将在凉秋的季节举行了，时间过
去得真快，决澜社自从成立到现在，想不到竟过了四个年
头，在一般社会把艺术视为“说明某种事物的手段”的情形
之下，在追求新的技巧的决澜社，不为人们所注意或者甚至
加以嘲骂，哪是当然的事。但是，在这奄奄一息不绝如缕的
中国洋画界中，还保持着一点生气在挣扎着的，恐怕只有决
澜社吧。所以，当这第四届画展将要开幕之前，回想回想谛
造的当初，再观察观察几个同人的生活 and 艺术，实在也感觉
到很大的兴味。(26)

这种现代绘画的创造，主要的风格影响来自后印象的形
式风格，在初期的借鉴和吸收中可以窥见其中对应的痕迹。
结合倪貽德的分析，我们可以寻找到决澜社主要成员的各自
的创作迹象：

庞薰琹——“并没有一定的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面
目。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的到抽
象的……许多现代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新的尝
试。……那时候，周多在画着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风的
变形的人体画，都会的色情妇女的模特儿，狭长的颜面，细
长的颈，袅娜的姿态，厚的色彩面，神精质的线条，把那位
薄命画家的作风传出几分来。但他的作风时时在变迁着的，
由莫迪里安尼而若克fzacl，而克斯林Kishn，而现在是倾向



决澜社第三届展览会期间，
杨秋人夫人在展览会现场。



决澜社第三届展览会期间，
杨秋人夫人（右）和阳太阳
夫人（左）在展览会现场。

到特朗的新写实的作用了。”

段平佑——“是出入在毕加索和特朗之间，他也一样在时时变着新花样。他们都还年轻，他们将来还有更新的转变，我们在很有兴味地期待着。”

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一对广西人的伙伴。他们也是具有清新的头脑和优秀的画才的青年作家。因为时常在共同研究，他们的作风是有些相近的，他们都在追求着毕加索和契里柯(chilico)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

张弦——“可说是有点憨性的。他曾两度作法兰西游，拿了他劳作的报酬来满足他研究艺术的欲望。当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和其他的留法画家一样的平凡，是用着混浊的色彩，在画布上点着，点着，而结果是往往失败的，于是他感到苦闷而再度赴法了。这次，他是把以前的技法完全抛弃了，而竭力往新的方面跑。从临摹德加(Degas)塞尚(Cezanna)那些现代绘画先驱者的作品始，而渐渐受到马蒂斯和特朗的影响。所以当他第二次归国带回来的作品，就尽是些带着野兽派的单纯的东西。他时常一个人孤独地关在房里，研调着茜红，粉绿，朱砂，鹅黄等的色彩，在画布上试验着他的新企图。他爱好中国的民间艺术，他说在中国的民间艺术里也许可以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来。而现在，他是在努力于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着古装仕女了。”

丘堤——“是决澜社唯一的女作家。她的那幅杰作《花》，是被当时许多画报上大登而特登的，而同时又被人指其红叶绿花的错误。不管花草中有没有红叶绿花的一种，但画面有时为了装饰的效果，即使是改变了自然的色彩也是无妨的。因为那幅花，完全倾向于装饰风的。她也就因了这幅画得奖而被介绍为决澜社的社员”。⁽²⁷⁾

确如倪貽德所指出：“洋画不仅是模仿西洋的技巧而已，用了洋画的材料来表现中国的，是我们应走的道路。但是所谓表现中国的，不仅在采取中国的题材，也不仅在采用些中国技法而已。要在一张油画上表现出整个中国的气氛，而同时不失洋画本来的意味——造型，才是我们所理想的。”⁽²⁸⁾“决澜社”现象，给现代的中国油画艺术第一

(27)、(28)倪貽德《艺苑交游记》，
《青年界》第八卷第3号。